

## 第二講

# 福音和教會傳統中的女性

有一位著名的女性聖經學家指出一些有趣的事。她說，在新約中可以發現到一些正面的和負面的有關婦女參與團體的矛盾說法。但是，在耶穌的話裡就找不到矛盾。

當然我們必須從新約中區分，什麼是耶穌的言與行，什麼是其他人對耶穌的言行所做的記錄或解釋。在許多情況，要作精確的區分往往不是那麼容易。但是依麗莎白·胥斯勒說，如果能對每個特殊的例子作出區分的話，或許會對耶穌的言行及團體所加添的部分有個大概的圖像。可是在新約中，我們找不到任何耶穌論及婦女角色的紀錄。如果新約有這麼一段：耶穌說：「有關於女人，我要說……」那就方便多了，可惜沒有。

我們有的是一系列耶穌先知性的，或是相反文化的言行。他的所言所行與當時社會一般的特徵不大相同，或者說，根本是相反時潮的。不只是女性的神學家，其他的聖經學家也注意到福音中的這些情景。

例如，犯姦淫的婦女的故事。她一個人是不能犯姦淫的，必定還有另一個男人是她的共犯。因此，耶穌對犯姦淫婦女問題的回應，顯示出他強烈抗議當時社會存在的雙重標準。一般人對男人犯姦淫不覺得那麼嚴重，但對犯姦淫的婦女，則認為她的名譽、人格和價值全都敗壞殆盡。所以這一幕就是對未能遵守梅瑟法典的真精

神而作出的一種抗議。在耶穌的時代，梅瑟的法律說，人如犯姦淫就必處死，這是指男女雙方說的，甚至有清楚的規定要如何捉雙。耶穌要求人回到法律的原意：雙方負責。

另一個例子是撒瑪黎雅井旁的婦女的故事。不同的聖經學家對這個故事有不同的解釋。有一點很重要的是，在若望福音中，耶穌與撒瑪黎雅婦人的相遇，這對撒瑪黎雅的教會有其重要性，因為撒瑪黎雅教會是由婦女來傳教及領導。另有一種推想，若望聖史之所以記載井旁撒瑪黎雅婦人與耶穌對話，是因為男人和一位陌生女人談話，以及女人被派遣去城裡傳福音，在當時並不是撒瑪黎雅的習俗。

另一個有趣的例子是伯達尼的姐妹瑪爾大及瑪利亞。我們注意到，這兩個女人的出現具有象徵意義。故事說，耶穌被邀去她們家進餐，瑪爾大忙著準備餐點，而瑪利亞卻坐在耶穌的身旁聽他講話。

這裡有兩種不同的解釋：一種是說，這是為肯定窮人（'anawim）的忠誠、簡樸，以信賴天主的態度對抗法利塞人的傳統。法利塞人的傳統認為人應該做很多事來引起天主的注意。

但另一解說是，在耶穌時代，拉比或老師只招收男性門徒，只和他的男弟子討論梅瑟法律及傳統，他們維持一種不收女性門徒的封閉性團體。因此，這種推測的說法，認為這章節是耶穌也招收女門徒的證據。耶穌說她有權成為門徒之一，門徒的定義並不只限男性，等於耶穌也接受了這樣一位女弟子。

無論如何，耶穌吸引了女弟子的追隨，有些婦女甚至在他受難時仍和他在一起。耶穌也常以男性和女性的職業來做比喻，例如他談到牧人失去羊隻的比喻，同樣也談一個失去銀錢的婦女、一個在烘培糕餅的婦人等。

可能最重要的是，在新約中，復活的敘述裡出現的女性觀。我們知道，最先發現耶穌復活的是婦女。我願解釋一下其重要的原因。因為按猶太法律，女性的作證在法庭裡不算數。因為婦女要照顧孩子及做家事，不方便出席作證。以後，漸漸使得當時女子的作證變成了沒有價值。因此，在新約復活的敘述中，主要復活的見證人竟然是女子，就顯得不尋常了。

新約中說，最早看見耶穌復活的是婦女，是她們把福音傳告男人，然後男人才跑來觀看。顯然，這是一個非常審慎的說法，因為這樣的敘述與當時社會文化的期望大相逕庭。

新約中也提到婦女在教會團體的領導地位，例如，常是先提到普利希拉，然後才提她的先生阿奎拉就頗有意義；另一處也提到里狄亞在一個團體中當領導人。這是對女性的寬大為懷及看重女性的表示。

第三點是新約在描述早期教會時，提到女先知。她們在團體中講預言時，也受到尊敬。在聖經中所謂預言，並不是指對未來的預測，而是宣講天主怎樣判斷一個狀況，或在天主的眼中情況會是怎樣。

新約保祿的書信中出現一些前後不一致的說法。比如，保祿在迦拉達書第三章說，在基督內不能有男人、女人的分別，就像不應有奴隸與主人的分別、猶太人與外邦人的分別、受教育的希臘人與野蠻人的分別。在這樣的解釋之下，當我們把這些不同的分類放在一起時，不是說生理上的分別就不存在了，也不是說法律上自由與奴隸的區分就馬上會消失。

這裡區別的主要含意在於，不容許一個團體有操縱、羞辱、輕視另一團體，或在團體的決策中排除他人的情況。在初期教會的團體裡，團體的決策是在聖神光照下共同分辨，一起決定的。

可是保祿留給我們的書信中有一段這樣說：「婦女在團體中應保持緘默。」在另一處說：「當婦女在會堂內講話時，應戴頭巾。」當我們讀這兩段不同的經文時，不可照字面解釋，我們必須回到脈絡中去瞭解他為何這樣說，因為這是保祿對當時某個特定的教會說的。伯多祿在一處也這樣做，並定出規範，指定在政府權威上、夫妻關係上、在父系家庭的父子關係上誰應服從誰。

對這些矛盾我們該怎樣辦？一方面，在基督徒的團體內不應有這些區分，但另一方面，教會的訓導又要求這樣的區分。不過，並不是每個教會有相同的訓導。例如，在你講話時要戴頭巾，否則不准許講話。保祿也說過，不可分奴隸和自由人，但在他給費肋孟書中談到奴隸制度時，他接受奴隸制度。

所以當我們讀聖經時，字面的解釋是一回事，如何應用是另一回事。我們該問原來的意義是什麼，然後再問有何原則可用在今天。

我有一位同事Juliete Bastler，是新約聖經學家，她對婦女應保持緘默和婦女應戴頭巾這兩點作了些分析。她得到的結論是：第一段應保持緘默是因為當時有一些有預言能力、及領導能力的異教徒婦女，她們有狂歡和不道德的表現。在這種情況下，聚會時如有基督徒婦女發言，會引起人對基督徒團體的誤解，所以保祿作這樣的要求，婦女最好在教會內保持靜默。另一段經文則是因為有一位未戴頭巾的婦女在團體中公開發佈自己是妓女。在當時的文化背景中可能產生錯誤訊息，所以才有了如此的規定。

那我們從新約中學到什麼？第一，耶穌自己對有關女性的地位、女性的角色、參與及女性自我的形象的態度，表現出很強烈的先知性，他反對當時男性奪權的態度。第二，我們從新約中讀到一些具體的教訓，可用到今天二十世紀上。

但是爲什麼耶穌對婦女角色先知性的態度在教會的歷史中這麼不受重視？到底這種有關兩性平等、兩性共融及兩性參與的先知性的主張發達了什麼問題？

首先，我們回頭看第一和第二世紀時的文獻，我們發現，如果和外教相比，婦女在基督徒團體中有比較多的特權、自由和受到較多的保護。可惜在第二世紀末期發生了一些不幸的事情。教會在那時發生分裂，發生很多問題。因此有人主張嚴整教會組織及使用權威。其中一派就是蒙丹派，來自一個先知性的人物蒙丹。很不幸，這一派最重要的合作者是兩位充滿活力的女性。她們和蒙丹一起用極端的言詞，清楚大聲地宣稱，他們從聖神得到新啟示，這啟示遠勝過耶穌所帶來的啟示。教會當然有很強烈的反應。就在教會排斥蒙丹派的同時，教會對女性的領導也採取很謹慎的態度，於是和過去有了很大的不同。

經過第三世紀，我們看到一個分門別類的、有組織的、果斷的、清楚的教會領導模式慢慢產生，就是在神職及一般信友間作了區分。

但是真正的差別是在第四世紀，從君士坦丁大帝獲得勝利時開始。當君士坦丁統一了整個地中海一帶地區，使成爲一個帝國時，他是在一個十字架的記號下打了勝仗，但這並不是耶穌基督的十字架，而是他軍隊的盾上面有個十字架的記號而已。君士坦丁想，如果這也是基督的記號，基督應該是個很有力量的神，因爲我們用了這個記號戰勝了敵人。於是君士坦丁使基督宗教成爲一個合法的宗教。在這之前，只要承認是基督徒的，就要受刑。君士坦丁不但使基督宗教合法，也給基督徒很多的特權，也依靠他們，尤其是依靠主教們的支持來統一他的帝國。

那時，他和他的繼承人狄奧多西都指派教會中的主教擔任帝國

中一些官位，也給他們一些帝國的服裝袍子，這就是禮儀上用的道袍的來源；同時也給他們權力，在一些宮殿中集合信友團體，這些宮殿後來就成了今天某些大教堂的模式；准許人們向他們下跪及親吻他們的手；准許他們用乳香、蠟燭舉行盛大的遊行。

君士坦丁給主教們這麼多的特權，也給神職及一般的基督徒一些權利。他要求的回饋就是要主教在舉行感恩祭的地方，做帝國官員的工作。因此主教穿著宮廷的袍子，宣佈進入城中應繳的稅金，判決法律糾紛或其他這一類的事。所以，主教們穿著同樣的宮袍，在同樣的禮儀中，在同樣的建築物內，集合群眾，舉行崇拜。在那時所發生的一切，是較為誇耀性的，有地位的。教會看起來有如帝國，教會也執行帝國一部分的職權。

這種情形對婦女在團體中的角色有何影響呢？那就是使婦女更成為社會的邊緣人物。在帝國的結構之下，婦女沒有地位，一切的領導權都歸屬在帝國的組織之下。

因為當時又接受了很多外教帝國的民情風俗，包括婦女的角色。所以外教風俗不但早就影響了西方教會，也影響了東方教會，例如希臘和敘利亞的教會等。

中古世紀時，學院神學家討論人在神前的本性，人在社會、教會、在救世中所扮演的角色。他們所做的和我們所做的一樣，他們開始觀察周圍所發生的事情。但是他們並沒有問，在社會中什麼是天主原來的旨意，什麼是扭曲了的天主的旨意。他們在教會內及與政府來往時，自己想要的卻變成了天主的旨意。

所以，當多瑪斯開始反思女性角色的時候，接受了外教哲學家亞里斯多德對婦女在社會、歷史、救贖工作上，非常消極、負面的了解。

我並不認為哲學家是故意要減低婦女的地位，我想他們只是根

據所觀察到的做了反思。但他們所觀察到的，已不是宗徒時代先知性的團體，而是吸收了不少外教思想及價值觀的團體。他們這樣做時，即把他們所知道的投射到創世紀、保祿書信、宗徒大事錄中，以為他們所知道的有關人的角色和團體中的人際關係就是天主的啟示。

我所講的只是一點點，只是為讓你們知道，事情常會這樣，人們把存在的事實當作是應該這樣。所以我只是想讓你們知道，神學批評家試著去問，如果我們真的依福音的方式生活，真的要探尋天主的國度，那麼在過去的史實與現在的狀況之間有何區別，可作為與將來應該是怎麼樣的一種對照。